2022年4月18日 星期一 电话:0595-26530020
责编:王菲娜 美编:吕君白 校对:欧爱婷 海丝商报

眠床与牙齿

林明明

在南安官桥娘家,至今留存着我小时候一家人一起睡过的一张“眠床”。如今,我带着孩子回娘家时,时而也会睡在那张“旧床”上。说它“旧”,是因为相对于现今的新式家具,它显得很旧,但对于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我来说,它依旧如记忆中那般“新”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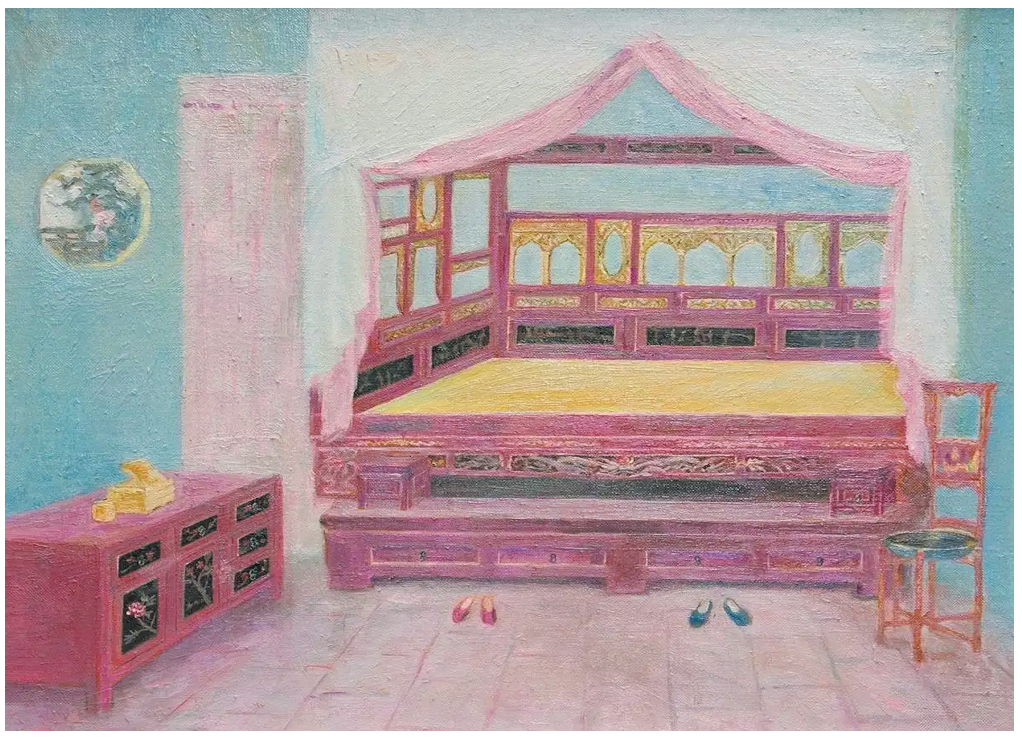
那旧眠床颜色显得单调,为褐色(木色)。它的样式、颜色都比不了他人家中的眠床那般精雕细琢。相比之下,它显得简陋了些!那眠床有三面围屏,围屏间环绕着形若佛肚竹的装饰,边上有立体花草雕刻及部分镂空雕刻。

整齐排列的佛肚竹装饰,不知它们原来是否便是固定的!许是后来,因为被童年时的我们玩久了玩“坏”了,才变成现今可以“旋转”的姿态。而今,它们仍是妈妈那八个内外孙子在眠床上蹦跳之时的玩物。

那一排排竹形装饰,时而飞快旋转,时而缓慢转动,节奏随着孩童们的心情反复变化。那旋转时发出的声响,仿佛在奏乐,伴着孩童之间发出的天真笑声,犹如一曲欢乐“交响曲”!不管在哪个年代,它们一直给家人们带来许多欢乐与笑声!

左右围屏的两个扇形玻璃框里,一扇装饰着花草风景,另一扇是一个戴着粉色帽子的小女孩。小时候,我常常盯着画中的小女孩,她一手托着左脸,眼里的神情有点忧伤,好像在思考,又好像在等待。看着她时,我常觉得她是特意在陪着我,我也在陪着她。因而,双方不曾孤独。现今,她眼神依旧,我绝大多时候已远离她,她却依然在那儿,如似在守候我!

最大的那一面护栏,装饰着一幅美丽的风景图,图中湖水平静,垂柳依依,显现一片恬静。对于童年时,极少走出家门看世界的我而言,那便是一处极好的“风光”。



《奶奶的床》吴红虹 布面油画

眠床四个边角立起的那四根细长方形木柱,撑起一个“天屏”。若是挂上蚊帐,便能围出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记忆中,当年一家六口人一次次紧紧挨挤在家里“唯一”的大床上睡觉。那些年,我们数个孩子总是“互让”着一个位置,谁躺在最边上,谁就伺机“翻山越岭”,成为中间的那一人。谁都不愿意躺在最里边的那面围屏之处,因为那里离妈妈最远!

最边上的是围屏,显得冰冷且没有安全感,它缺少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度。当年,我们心里时而会担心睡着后会被“怪物”抓走!

令人记忆深刻的还有“扔牙齿”趣事。小时候,大概是第一次掉了乳牙,那时奶奶特意嘱咐我们几个小孩,如果是上面的牙齿掉了,要到房间里,面对着眠床,把牙齿扔到床底下;如果是下面的牙齿掉了,就要把牙齿扔到“天屏”上面。奶奶说,只有这样做,牙齿才能长得整齐且好看!

天真的我,非常相信奶奶说的那些话!每次掉牙后,都会马上跑回房间,以免“掉落”的牙齿遗失。而且,每一次在扔出牙齿前,一定都要整理自己的站姿和位置,来来回回、左左右右,只有觉得自己已经端端正正地站在眠床的正中央了,才会舍得把握在手里的牙齿扔出去,生怕自己站的位置不对,影响长牙!

而今,我们生活中,很少再有那般旧式家具了,孩子们也没有机会去体验那种“扔牙齿”的趣事。而今,回想那年那事,甚是有趣!多年前,当我孩子掉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颗乳牙时,我也曾告诉他们,奶奶对我说过了那一段嘱咐以及我曾经的那一些担心,那一些认真!

青绿植于心

黄志专

一缕光线,引来视线。

潮湿的旮旯,青苔是不会缺席的,尽情地演绎生命的鲜绿。

那根石柱旁边一枞南瓜盎然一座瓦房,更盎然人们的心境。啧啧之声此起彼伏,萦绕于耳而不绝。仅有一条缝隙,青翠的叶子却伸展得如此自如、大方而妩媚。

稍做逗留而投送目光,心潮涌动的诗情,缀满青青的藤萝,那是收获的翠色在流淌。前去,更是不失所望。

那石缝间,一丁点绿叶片,也在摇头晃脑,舒展着婆娑的身姿。一只轻盈的花蝴蝶不知从哪里飞来,或起或落地在叶片间徜徉,似乎在献殷勤,或是在告慰行程的艰辛与荣耀;那朵碎米似的小白花躲藏在几片绿叶丛中,悠闲而自在地妆点岁月的色调,给这昏暗的罅隙带来一线生机;那岸边的水草美美地拢散秀发,撩拨涟漪,虽然小鱼游弋而来,在它的投影之下徘徊觅食,却全然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戏弄扁舟而自赏……

哇——青绿的倩影,随处可见!

不是吗?清晨的阳光从窗户投射进来,悄悄地蛰伏在四楼的备课室,铺陈开去。虽然刚打开门,跨进门槛,却一眼瞧见案桌上一盆青萝正在享受阳光的摩挲,与风耳鬓厮磨,晃动着闪亮的金光。就是这么一点点金光将一片绿叶衬托得如此活灵活现。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立马移步而去,与青萝来次“相看两不厌”,进而脉脉含情。那是长青绿,在备课室已一段时日,虽然默不作声,却是闲暇时的尤物,不仅绿了劳作的时空,还绿了瞳仁,更绿人的心田。之后,案牍劳神便顿失殆尽,烟消云散,整个人似乎一身轻,恍如神仙一般逍遥自在,澄澈而明净。

其实,所有的快感起于青绿。而,青绿从睁开双眼那一刻开始已经出现,日日如影随形,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青绿。或是阳台上的一盆吊兰,或是客厅边的一株发财树,或是绽放在花盆里的一朵玫瑰,或是山野间的一棵树一丛草,或是田野里的花盆菜、韭菜等蔬菜,或是……举目所见,都是绿色的根基,生命的诗篇。

除了大自然的赠予,生命的基因里更有灵魂的青绿。

现实之中,你我交汇,一句美言,一声亲昵,或是些许优美的片段,或是一副对联,也可以是几首古诗词,甚至几行文字,哪怕是一个鲜红的打钩……形式虽然不同,却是青绿的植入,心灵的滋养,灵魂的陶冶与荡涤。

美好无限,青绿于心。

自此,愉悦升腾,舒展启程,幸福伴随,如山泉水那般汩汩而流,嘀嗒滋润于脚下那片热土。

啊!不负底色,及时采撷,种植于心,青绿便葳蕤起来,给日子一片蓊郁!

妙哉!青绿植于心!

梦里故乡身是客

胡美云

清明前,淅淅沥沥的小雨竟连绵着下了近一周,把一向深稳淡定的闽南大地下出了几分江南水乡的婉约来,莫名平添了许多轻愁。

午后时分,母亲从江苏打来视频电话。在小区做保洁的她,春节时因为地面结冰滑倒摔了一跤,左手腕处轻微骨折,不得不休息在家,已经快一个月了。这对于一向勤劳歇不住手脚的母亲来说,更添煎熬。

“刚刚我午睡的时候,做梦回家了,在家里稻场上晒稻子呢!”顿了顿,母亲接着说,“然后你爸回来了,就站在稻场的墙根边看着我,静静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母亲的语速忽地加快了,然后又骤然收起,停了一会儿似乎才想起没有结尾,又慢悠悠地加了一声轻叹,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母亲这是想念父亲了。而我,又何尝不想念父亲呢?

细想起来,我竟已是许多年没有在春天时回家了。这时候的故乡,杏花应该已经开谢了,桃花一定还热闹着。桃树最易栽种,所以小村子里几乎家家有桃树,春日正盛的时候,远远的,小村庄隐隐约约,尽是桃红。蜜蜂勤劳,总不停歇的“嗡嗡嗡”飞着,忙碌,惹来大人小孩许多的瞌睡。日子便变得慢了起来,懒洋洋的。

作为种田人的父亲和母亲却是闲不住的,拎起锄头,或者铁锹,依然是脚下生风地朝着田地里走去,那儿有闲了一冬的稻田要一锹一锹地翻起,有春光里疯长的麦子油菜和它们身边同样在疯长的杂草,需要一锄一锄地铲除。母亲最常挂在嘴边的:这种田的人啊,哪有闲的时候哦。现在想起,那语气,清苦里分明透着自豪——那时候的母亲是年轻的。

有一次,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戏文的小册子,正好是母亲一直想学却苦寻不得的。

于是,那个忙碌的春季里,一起从田地里归来的父亲和母亲,在收拾完家里房前屋后的家什,在赶回鸡鸭喂好猪仔,在吃好晚饭洗好锅碗瓢盆后,把我们几个孩子也收拾干净了,围坐于堂屋——这时候的父亲和母亲,才真的闲下来了。

父亲开始一句一句地念戏文解戏文给母亲听,母亲一边听,一边记戏文里的唱词,然后搜着记忆里的曲调,一遍一遍地学唱,那一刻的母亲,多么好学,多么自信,多么美好啊。时至今日,那些画面于我依然清晰,带着许多温暖。母亲,她一定也是清晰地记着吧?

我记得,那曲戏文,母亲依然常常唱起。

“唉,要不是这手不方便,真想回老家去住一段时间。”手机屏幕前,母亲又轻轻地念叨起对故乡的思念来。

“回去稻田是种不了了,但可以种点菜,养几只鸡,把家里收拾干净,东西备得好好的,然后你们寒假暑假或者过年,什么时候想回家都可以,家里有我在啊。”

母亲说得一腔思念一腔向往的,电话这边的我,心也跟着潮湿起来。只是,我们都知道,父亲远去了,母亲是肯定不能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而母亲不在的家,我们又怎么回去呢?

母亲和我,我们都成了故乡的客人。

老冰棍

程新兵

记忆中,小时候夏季有一道美味的零食——老冰棍。剥开包装纸,用舌头舔吸着,冰甜的味道,瞬间透过牙缝,顺着舌尖,滑入身体,甘甜无比,回味无穷。炎热的夏天,吃上一根老冰棍,热气顿消,幸福和快乐弥漫在心头。

“卖冰棍勒——卖冰棍勒——”货郎骑着自行车,一边按着“铃铛铃铛”的铃声,把叫卖声拉得很长很长,回荡在村子的上空。贪吃的孩童,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跟在货郎的后面,奔跑着叫喊着,眼睛只盯着货郎后架上的冰棍箱。

装冰棍的箱子,是一口四四方方的大木箱,箱子上面用破棉絮和毛巾掩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不让炙热的空气钻进去。一些讨得父母欢心的孩子,拿着碎票,得意地朝货郎喊道:“来一根冰棍。”而后,像获胜的将军,在小伙伴面前炫耀起来。那些没有拿钱的孩童,眼巴巴地望着吃冰棍的小伙伴,口水在喉咙里一遍又一遍地打转。

老冰棍分两种,一种是白白的,没有任何添加物,五分钱一根;一种是添加了绿豆或红豆的,颜色呈绿色或淡红色,一角钱一根。即便如此,村子里能吃上冰棍的孩子,也是凤毛麟角。一般都是父母奖励孩子听话或学习进步或做了很多家务活,父母才精打细算拿出几分钱来打赏一下。

那时每天放学回来,我都要去放牛和打猪草,干完这些活再去写作业。一次放牛回来,母亲神神秘秘地招呼我,赶快进屋。只见母亲像魔法师一样,从身后掏出一根老冰棍。看到冰棍,我顿时惊讶起来。等待了一夏,我终于吃到了冰棍。那时只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

而今,超市、商场各种冰棍琳琅满目,只不过不再是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老冰棍。有时兴起,也会去买几根回来,放在家里的冰箱解解馋,遗憾的是我再也吃不出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来。看着手中的冰棍,我的耳边不自觉地回荡起货郎的叫卖声,“卖冰棍勒——卖冰棍勒——”回忆着舔吸老冰棍的样子,只是清凉依旧,不过幼时的情怀早已不见。

一抹明黄醉春光

许彩凤

它的美,实在值得被记录,只一眼,我就被它“俘虏”了。这伶俐的报春使者——黄风铃花。

黄风铃花的美是霸道的。春寒料峭,可不是嘛,早春的风还夹带着浓浓的寒意,黄风铃花已经捷足先登在天地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它不理会草叶才刚刚吐出一点儿新绿,也不顾及其他的花儿才打着不易让人察觉的花苞,更忽视了去年的老树还未换上新装仍枝叶暗淡,黄风铃花便自顾自地以它明丽的黄灿灿的颜色霸占了春天的一角天空。这早春的绚丽的一抹明黄足以惊艳人们从沉寂的冬天里苏醒的眼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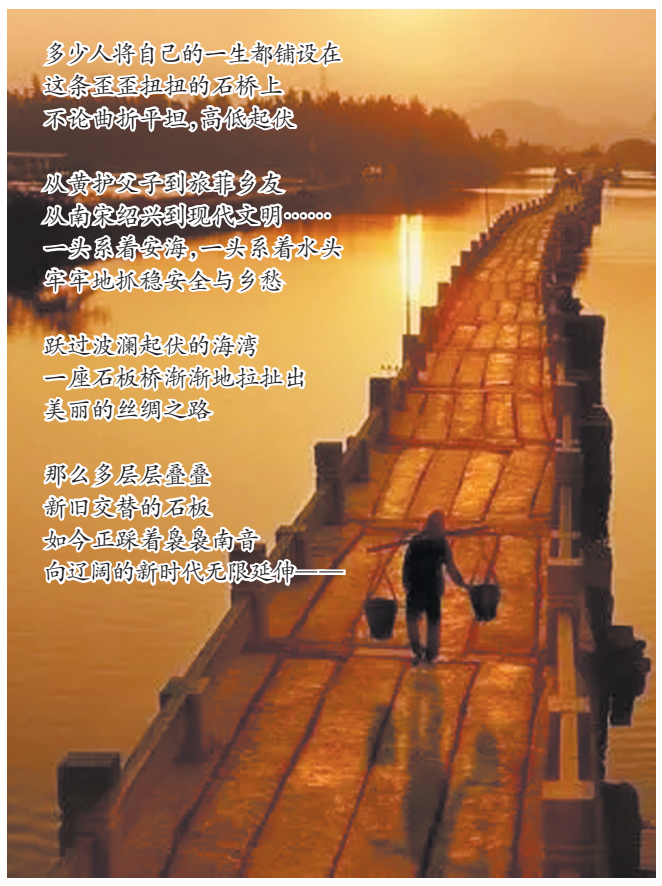
黄风铃花的美是纯粹的。纤纤枝干上只有一树的金黄,再没有多余的颜色。黄风铃花就那么直率地把黄艳艳的花挂在枝丫上。那无数的细细弱弱的枝丫尽头,缀满了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的花朵。花朵姿态不一,有的枝丫上只开一朵花,像一个小小的漏斗,又像个黄色的小铃铛,颇有一股独占鳌头孤芳自赏的将领风范;有的枝丫上有四五朵甚至数十朵花紧密地热闹地簇拥在一起,围成一个圆滚滚的花球。春风拂过,那么一个膨大的沉甸甸的花球就在空中微舞摇曳,让人不由得担心,这花球会不会把一根根细弱的枝丫给压断了?纯粹是一树的花,我搜寻许久,也找不到树上有一片叶子,枝头见花不见叶,一树金黄一阵香,呵,一棵没有绿叶陪衬的花树!

黄风铃花的美是洒脱的。黄风铃花的花期极短,约莫十来天光景。枝头上吐出点点娇嫩的花蕊,尽情吮吸着春天丝丝甘甜的雨露后,便努力展开身姿绽开花瓣,吐露着幽幽芳香,以最美丽的姿态回报春天的馈赠。当人们还沉醉在黄风铃花的明媚之中,几个春日过后,树下又是一派落英缤纷的景象。在春风的轻抚下,一片片风铃似的花瓣飘然落下,在地上铺了一层柔柔软软的黄毯。你若见了这美不胜收的一地金黄,定绝不忍心再踩下腿脚了。那样短暂而转瞬即逝,让人怜惜而不舍,然而黄风铃花却没有“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的遗憾,它洋洋洒洒豪壮地凋落和决然地腐化只为积攒养料和力量以在初夏时节长叶结荚。花开时绚烂,花落时洒脱,翩跹而舞香犹在,化入泥土亦芬芳。

一抹明丽的黄,醉了我的眼,醉了我的心,醉了烂漫的春光。

安平桥

林美聪



社址:南安市美林街道江北大道广播电视中心大楼14层 邮政编码:362300 印刷:福建日报(泉州)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晋江市梅岭街道梅岭路507号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分公司 全年定价:235元